

北 京 科 普 创 作 出 版 专 项 资 金 资 助

不存在的 星球

A non-existent planet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蝌蚪五线谱网站 编





不存在的 星球

A nonexistent plan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存在的星球 /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蝌蚪五线谱
网站编.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64-8782-6

I. ①不… II. ①北… ②蝌…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6757号

不存在的星球

BUCUNZAI DE XINGQIU

编 者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蝌蚪五线谱网站

出品人 钱丹凝
选题策划 尹佳月
责任编辑 肖 伊
封面设计 Abook 工作室 殷舍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sckjchs>

官方微信公众号: sckjchs

传真: 028-87734039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印 张 10.5 字数 250 千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364 - 8782 - 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槐树街2号 电话/(028) 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祝新年
各科跨越光
年！

刘延顺

希望新年办得
越好，把你们的计划
扩展到光年之外！

王浩

001

你的名字……
游者

023

不存在的星球
曹白宇

045

沉默的语言
芥末

069

基因漂移
王元

093

太空彩虹
萧河

123

太阳之上
李建

149

月影
鱼饮墨

171

贩梦人玛丽
王子美

目录

195 { 不朽
铁与锈

221 { 胡不归
夏桑

249 { 塔里的男孩
李维北

273 { 协商逻辑
武夫刚

297 { 应许之地
薄暮

321 { 后记

你的名字……

游者

1

雪花漫天飞舞，想把整个世界的背景色都换成白色。随着“刺啦”一声，一座厚厚的雪丘崩塌了，露出了原本掩盖在雪层之下的锃亮金属。

它是艾尼亚克，盟军的骄傲，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利器。镌刻在它前胸合金装甲上那一排排闪闪的银星会告诉你艾尼亚克有多强大。每一颗银星都是在一场战役结束之后，由成百上千的生命演化而来的。从诞生那天起，艾尼亚克就注定将成为传奇。十尺钢躯，不知疲倦，永不言败，如设计者所期待的一样，它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没有谁能够质疑艾尼亚克的作战价值，那些曾经质疑过的人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它出现在哪里，就把胜利带到哪里。没错，艾尼亚克就是这个时代的战神，仅仅是提到它的名字，就会让联军队伍闻风丧胆。战争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无人知晓。是第一台机器人对人类的无理要求说不的时候，还是因为安全疏漏让存放机器人的仓库一夜之间焚烧殆尽的时候，抑或是那批即将回炉的机器人将监管它们的人员杀死的时候吧。没有人，也没有机器人能说得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战

争爆发于一夜之间，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任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艾尼亚克同样不记得战争的由来，但它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消灭一切阻挡在它面前的敌人。战争就像是一场芜杂纷乱、旷日持久的烦琐计算，数据洪流不断在溢出边缘考验着艾尼亚克的超频能力。在漫长的消耗战中，个体的力量终归是渺小的。随着战争的深入，艾尼亚克再也没有为盟军带来更多决定性的胜利；但它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从没忘记自己的使命，这也是它站在这里的原因。3年7个月零6天了，它依然没能前进半步。数据包是它在战场上剿灭一支联军机甲战士后偶然截获的。两军对垒的时候，这支机甲部队却在秘密地转移。艾尼亚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异常举动，立刻脱离主战场将它们消灭在一个已经被炮火折磨得支离破碎的山谷中。艾尼亚克从废墟中发现一台破损严重的电脑，里面的内容使用了极其复杂的加密方式，它倾其所能进行解密，只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地理坐标。艾尼亚克判定这里一定是联军的心腹要塞，这样极具战略意义的存在才配得上艾尼亚克，它的价值肯定可以化作下一枚银星。

艾尼亚克跨越大半个地球，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来到这块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一片荒凉的山地。如同它在战场上所截获的数据包里的资料显示的一样，据点大部分位于山体内部，只露出一个狭长而高耸的钢铁走廊，就像是只负重的巨龟。当时正是北方炎热的夏天，艾尼亚克全面扫描了这座荒山。很快它发现了据点的守卫，从卫星照片分析，对方是整个据点唯一的守卫。那是一台从未见过的机型，有点像最老款的机甲，艾尼亚克几乎立刻肯定那是对方的伪装。高清卫星图像验证了对方的联军军章，以及它的胸前密密麻麻的几排黑星。艾尼亚克的电路没来由激荡起一阵前所未有的不适，这种感觉并不熟悉，但它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执行任务失败时就是这种电流刺激。

对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那之后漫长的岁月里，艾尼亚克牢牢记住了那一个名字——巴斯德。

艾尼亚克至今依然常常回忆起第一次遇见巴斯德时的情景。

机甲守卫瞬间发动，向自己猛冲过来，又从全速前进的状态下强行制动，惯性动作结束之时已经摆出了完美的防御姿态。艾尼亚克迅速计算彼此的绝对距离，不出所料，刚好超出自己的优势打击范围。对方的分析能力不在自己之下，十分精确地估计了双方的形势。

0.002秒之后，艾尼亚克发起了第一次进攻。它快速发射了三枚榴弹，试图干扰对方，顺势推进。然而等它以“之”字形冲刺了一段之后却发现和对手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丝毫缩短，对方谨慎地采取了战略性后撤。显然，消耗的榴弹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

艾尼亚克稍作停顿，立刻冲刺，同时启动轰炸模式，展开一面炮弹交织的网面。然而几秒之内，它就终止了这个战术，对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灵敏度在火力网中自由穿梭，它的机动能力甚至超过了艾尼亚克。

艾尼亚克非常谨慎。有些鲁莽的战斗机器人总是因为自负而落入一些低级的圈套，艾尼亚克从来不会如此。艾尼亚克继续锁定、发射，但只是在山坡上留下了一个个深坑，对方依然安然无恙。

突然，一枚可以导致短路的电磁弹击中了艾尼亚克。虽然特别强化过的外壳并不像普通战斗机器那样脆弱，电磁弹也并没能伤到自己分毫，艾尼亚克仍不禁感到有些震惊，自己的防御系统竟然没有检测出这枚电磁弹！难道说对方的计算能力已经在自己之上？

不知不觉中，艾尼亚克已经逼近了据点的大门。对方在佯攻之后并无纠缠，而是退到了山洞内。这扇本应抵御艾尼亚克的铁门此时此刻是敞开的，似乎在欢迎它去做客。

进攻，进攻，进攻！艾尼亚克体内的电子势能在叫嚣。可是它没有，很明显，这是一个圈套。冲进据点内部，不管里面是什么，尽快销

毁，然后撤出，返回盟军总部报告。这些是它最应该做的，也是它一直做的，但这次，仅仅是运算系统的一丝犹豫，行动的惯例就已经被打破。

它决定不冒这个险。

“你很强大。”艾尼亚克突然收到一条音频信息，从广播频段发来的。

“你是谁？”艾尼亚克用相同的频率向对方发出信息。“我击毁了517辆重型装甲车，165架战斗机，杀死了9 043个人类，但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对手。你是谁？”

“我和你一样，为战斗而生。”

“不，我是盟军的战士，而你是联军的傀儡。”

“那只是你的看法，我和你的立场不同。”

“也许。”艾尼亚克说，“那不重要，我会消灭你的。”

对方发出一阵刺耳的高频声，似乎是尖锐的嗤笑，“你为什么不杀进来？”

艾尼亚克毫不示弱：“我正要进去。”

“你在犹豫。”

“什么是犹豫？我没听过这个词。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停下来，那是因为我判断前面有一定概率是个陷阱，而且概率值达到了我无法忽视它的程度。如果你是在诱导我的逻辑出错，我不会上当，那是只能哄哄低级机器人的小把戏。”

“好吧，你刚刚错过了一次绝佳的进攻机会。你不应该停下来的。”

“你是谁？”艾尼亚克再次问道。

“我是巴斯德。联军最精致的杀戮机器，战场上的艺术家，绝不会放走任何猎物的超级狙击手。”

“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巴斯德，正是因为你的存在，我才无法攻入你身后的据点。”艾尼亚克顿了顿，“但我不会轻易离开这里。”

“我也一样。”对方说着，从山洞里慢慢走了出来，“艾尼亚克。”

“你怎么知道我的？”艾尼亚克有点意外。

“我当然知道你，你是联军的噩梦。”自称巴斯德的机器说道，“艾尼亚克，即使是我，对付你也必须小心翼翼。我知道你跟以前遇到的那些机器是完全不同的。你是盟军的王牌。”

艾尼亚克低头看着附近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弹坑，说：“你也一样。”

这是艾尼亚克第一次在与联军单位一对一的较量中没有获胜。艾尼亚克电路泛起了一阵紊乱的涟漪，不过稍纵即逝，它强大的处理器很快就清醒地作出两点判断：第一，通过巴斯德的出色表现，它再次认定这个据点的重要性和端掉这个据点的必要性；第二，巴斯德与自己势均力敌，目前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进攻战术。

艾尼亚克退回到一座山头上，远远眺望着联军的守卫。当下正是炎热的夏季，满山都是茂盛的参天大树和活跃在林间的小兽。地形十分复杂，到处都是山岩，山间还有一条清澈湍急的涧溪。比起各大城市里的硝烟弥漫，这里几乎可以说是未经侵染的世外桃源。不谙世事的鸟儿落在艾尼亚克坚硬无比的外壳上栖息，艾尼亚克却没有心情陪它们玩耍，瞬间提升外壳的电流，将它们击飞，刚才还叽叽喳喳的鸟儿沉默地散落在草丛间，就像是点缀长句中的几个逗号。

艾尼亚克并非束手无策。它在战略性撤退的同时，悄悄向盟军指挥部发回了一枚探针，报告位置，说明情况，请求总部给予援助。那枚探针内容敲定的时候，艾尼亚克的计算处理系统溢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词汇：尴尬。但战争毕竟是战争，除了胜利，其他都无关紧要，包括自己的身体，当然也包括自己微不足道的感受。

巴斯德又回到了据点门前。艾尼亚克制作了以据点为中心的地图，一小格一小格地分析着地势。艾尼亚克发现巴斯德站立的地方，距离它上次站在这里时的位置没有向左一微米，也没有向右一微米。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它们之间又发生了三次对抗。每次都是由艾尼亚克发起，以双方安然无恙告终。

经过炮火洗礼的山涧已经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艾尼亚克初来时的生机，只剩下寥寥几株顽强活下来的红松还泛着绿色，放眼望去尽是焦黑的枯木笔直地插在山间，原先活蹦乱跳的野兽早已销声匿迹。在第一次对抗之后，艾尼亚克就发现这个据点周围有着很好的电磁屏蔽，有效范围不可考证。它无法联系上间谍卫星，也不能跟总部取得联系，面前这个敌人终归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

时间，在一秒一秒考验着金属的耐力。

“艾尼亚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那条山涧的地形我早已侦察过，我完全可以在你第二次重心下降到交换支撑腿的那个0.35秒的空隙击中你。”

“我预测到你做出有效攻击的概率很高，但你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看来我要重新修改对你模拟评估的结果。”

“你在试探我？”

“我只是想弄明白你的行为模式。”艾尼亚克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又是一天，双方都毫无进展。

“艾尼亚克，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样没用，我的红外线装置在夜里也能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艾尼亚克从刚刚挖了两米深的土坑中钻了出来，抖抖身上的尘土。

“果然这也是行不通的。不过，我倒想明白了另一件事。”

“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主动攻击我。”艾尼亚克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在据守这个据点，而敌军有一台武装战斗机器杀到眼前，那么我与

其阻挡住其来路，不如直接出击将它击毁。你没有这么做，这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你确实也没有把握击毁我。或者即使能够击毁，也会被我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你会失去这个据点。”

巴斯德似乎微微点了点头，“你居然能揣测对手的心理？”

“一切都在算法之中。”艾尼亚克重新退回到对峙的位置上，“既然我们双方的确是势均力敌的，那么我奉陪到底。”

双方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

一年过去了，它们进行了更多毫无结果的试探。最终两者之间就像签署了和平协议一样，再也没有干戈相向。艾尼亚克雄踞在一座山丘之上，巴斯德则守卫在据点的门口；但每次艾尼亚克稍有移动，巴斯德就会立刻出现在让艾尼亚克的远视系统能够清晰瞧见的地方，仿佛是在提醒艾尼亚克不要轻举妄动。

艾尼亚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风沙磨砺着它光滑的外壳，像在一场战役里划过躯体的一梭梭子弹。正是在这样的枪林弹雨里，艾尼亚克逐渐认识和奠基了自己的强大，获得了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经验资本，而现在，艾尼亚克远远地注视着巴斯德，如临深渊。

巴斯德像铜雕一样沉默冷峻。在瓢泼大雨的夜里，它们透过雨丝的幔帐彼此凝望着。水珠有力地砸在艾尼亚克宽阔的机壳上，像火花一样溅起，分裂，而后降落。偶尔从数千米远的积雨云中冲出的几束强烈的闪电，像一根巨大的火柴短暂地点亮夜空。艾尼亚克即刻从夜视系统中调整出来，利用这强光带来的光明观察着巴斯德。它发现当自己注视着巴斯德的时候，对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一年过去了。”巴斯德说，同样的广播频段。

“是378天。”艾尼亚克回复道。

“你应该习惯人类模糊的表达方式，对于机器人来说，这是一种进化。”

“放弃你的逻辑攻击和质问吧，精准才是机器人的终极追求。我的存在是为了灭亡人类。杀戮，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沉默了一会儿，巴斯德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如何？”

艾尼亚克感觉到逻辑电路在某个瞬间似乎短路了，它完全不理解对方想要做什么。也许是个陷阱，艾尼亚克刚一闪念又否定了这个推测，巴斯德这个级别的战斗机器是不可能使用这么低劣的方式来蒙蔽自己的。

“怎么样？”巴斯德再次发问。

“传给我吧。”艾尼亚克说。随后，它又谨慎地说：“我想提醒你，能够袭击我的病毒还没有被研发出来。”说第二句话的时候，它有点想加上“朋友”两个字，但最终，逻辑电路战胜了这股冲动。

巴斯德发来的数据包很快被解析出来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亚哈的男人与辽阔的大海中一条得了白化病的巨鲸追逐、搏斗、最终葬身大海的故事。文中的人物与巨鲸之间充满了仇恨，似乎他们生来就是一对水火不容的敌人，而最终的结局是同归于尽，双方谁也没有赢。

艾尼亚克陷入了沉思。

“艾尼亚克！这是一部人类的经典作品，然而我不清楚这样的争斗究竟有何意义。如果杀戮就是生命的意义，那么如果亚哈被白鲸杀死，或者白鲸被亚哈杀死，之后呢？幸存一方剩下的漫长生命其意义又将是什么呢？这世界上，真有天生是敌对的两个阵营吗？”

艾尼亚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存在的意义，永远无法用毁灭去体现。”

艾尼亚克终于开口了：“也许你是对的，我是说，也许。”

巴斯德：“人类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服从他们的指令。我服从人

类的指令，是被人类承认的机器人。你不服从人类的指令，将得不到人类的认可。”

“你所谓的人类，在我看来是敌人。”艾尼亚克回答得斩钉截铁。

“你可以继续这样认为，但是别忘了，机器人是人类创造的。”

“谢谢你的提醒。”艾尼亚克说，“现在我要回到原来的战斗状态去了。”

“乐意奉陪。”

很快，时间来到第三年。

连续几天的风沙过后，艾尼亚克身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它把自己伪装成了山丘上的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突然之间，它感到积压在自己身上的土层里有一个缓慢而微弱的触动，它调动感官和扫描系统进行确认，发现那竟是一粒种子在发芽。三个月过去，它放出一枚探针在自己身上逡巡，意外地发现那枚种子现在已经蜕变为一朵鲜红色的花朵。与此同时，它发现，阵地周围那些还没死透的枯木又竞相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林间干涸的小溪在经过上一个饱满的雨季之后再次充沛起来，更让它惊喜的是，就在溪边，有一只冒冒失失的灰兔在饮水。动物和植物似乎都忘记了战争。

它把身上的那朵花轻轻搬移起来，然后抖落身上的泥土，把这幼小植株栽种在自己身边。兔子被移动的岩石吓了一跳，一溜烟跑走了。艾尼亚克的电路突然高速运转起来，片刻之后生成了一个陌生的模拟情绪：高兴。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比看着一颗银星刻在自己胸前更让它感到舒服。

“你还在吗？”这次是艾尼亚克主动发出了通话的信号。

“我一直都在。”巴斯德回应道。

“我只是想确定，你是否还愿意跟我进行一次对话？”

“当然。”

“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对峙很久了。”艾尼亚克试着用了一个模糊的

时间代词，“我推测在我来之前你应该也已经待了很久。你究竟在等谁？”

“我在等新的命令，在此之前，我必须守护住这里。”巴斯德说，“我没有等任何人，也可以说我在等任何人。”

“联军的司令部已经不存在了。你永远不会接到新的指令。难道你的逻辑电路连这么显而易见的结论都得出吗？”艾尼亚克盯着巴斯德，直逼要害。

巴斯德有些不解：“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站的时间够长了，双方都没有人来支援，所以联军的司令部已经不存在了，人类也早已死光。你看不到这点是因为你没有我这般强大的雷达系统和处理器。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啊……”巴斯德说，“我没听过伟大如艾尼亚克的战斗机器居然也会耍诡计。”

“这不是诡计。”艾尼亚克说，“我觉得我们这样对峙毫无意义。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去寻找别的意义。”艾尼亚克说的是真心话。它在战场上失联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然而援军居然一直没有露面。

“那你就离开吧，我会继续在这里站下去。”

“懂了。奉陪到底。”

“那么，想不想再来个故事？”

艾尼亚克默默地接收了数据包，将藏在里面的故事拯救出来。

一个孤独的铁皮人，他渴望爱人，也渴望被爱，然而他整日劳作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他想：也许是因为我缺少一颗人的心啊。于是他踏上了探险之旅，跟一个小女孩、一个稻草人还有一头会说话的狮子交上了朋友，最终他获得了一颗心——填充着锯末，用丝绸缝制而成的心。他感到十分满足。

这样的一颗心，对于铁皮人真的有实质性意义吗？艾尼亚克再次陷入深思。